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4/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2×1092毫米 16開本 52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四八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壇列俎十卷

〔明〕汪廷訥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環翠堂刻本

一

寒山蔓草十卷(存卷一至卷四)

〔明〕趙宦光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七八九

文壇列祖十卷

〔明〕汪廷訥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環翠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壇列祖

十卷》提要

文壇列祖序

汪昌期刻文壇列祖成以初視

望為氏無功氏卒業為奚父文壇

生列祖也夫宇宙亦大且久矣二

姓雖緯昭回霄澤山川草木總如

衆勝公非父也而兄地之久而之壇

序

祝也

乎壇之上必能執牛耳而後列之

祖而終之則病在矣昌期唯之達神

而此也夫之能廣也唯之達神

也事令壇定伯多去之義在焉唯母

大忘公享年有列祖而食隆最之

在焉終留學而適讓未就寤然而

之同是約之在否之歸于好果後飲
 願將聖瑞黃原之枕企望焉之也乎
 已能恒治工久常持此舊日人既陽秋
 後業已為序已行余當恒誦學及不候
 已能至一之日是親石海酒法在山得
 杏壇吾久學之遠在極游亦久以行之
 亦
 以之乘之合而裝美難各西傷在也
 亦以何之天物多時行賜可與之即
 亦誘之而久之情禮之相背日永亦
 亦之壇占何為久是程人由之亦識之
 樂之改直終食飲山中直將以不列之
 味也之以組為已能恒之遠酒之為也

也亦之能廣也夫子其能病在能亦
 能治之新法耳
 亦磨已已秋日前進士南系為寶司
 卿銀城祝世福也於南系之朱子軒
 中



礼三

文壇列祖總目

一卷 經翼

二卷 治資

三卷 鑒林

四卷 史摘

五卷 清尚

六卷 掇藻

七卷 博趨

八卷 別教

九卷 賦則

文壇列祖 不總目

十卷 詩概

一 環翠堂藏板

文壇列祖總目終

文壇列祖卷之一

明 新都無如汪廷訥昌朝父編輯

了我王尚哲鏡遠父叅閱

經翼

無如子曰經翼者何言言足翼乎經也經以其言翼者何言因言以通其所未言也提要微使人用志不雜直窺先聖不傳之秘則學者治經之津梁於是乎在願擬經說理之書汗牛充棟何可勝覽然言之彌繁去之彌遠使讀者茫無畔岸至皓首不得依歸是書亦未爲無過也今所錄者以闡經經指爲本外是有足以洗發見解而其論不根於經者亦不之採雖病不能全要以詔迪菴迷使學者觀指識歸則是編犁然具矣

文壇列祖 經翼目錄

一 環翠堂藏板

毛詩序

十 商

左氏傳序

杜 預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禮記正義序

韓 愈

原道

原性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柳宗元

太極圖說	周敦頤
定性書	程顥
周易傳序	程頤
春秋傳序	張載
西銘	陸九淵
與朱元晦辨無極書	朱熹
答陸子靜辨無極書	朱熹
詩經序	歐陽修
易或問	歐陽修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修
文壇列祖	二 瓊學堂藏板
本論	王安石
周禮義序	曾鞏
梁書目錄序	蔡沈
書經集註序	胡安國
春秋傳序	胡安國
夜氣箴	真德秀
孟子正義序	孫興
詩解序	楊簡
六經論	朱熹
七儒解	朱熹

釋統	方孝孺
畢命	薛瑄
讀書錄	薛瑄
居業錄	胡居仁
見齋說	王守仁
荅倫彥式書	王守仁
謹齋說	王守仁
尊經閣記	王守仁
禮記纂言序	王守仁
博約說	王守仁
文壇列祖	三 瓊學堂藏板
象祠記	王守仁
荅陸元靜書	王守仁
春王正月論	王守仁
紫陽書院集序	王守仁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復張東白書	陳獻章
復趙提學僉憲書	陳獻章
道學傳序	陳獻章
與林緝熙書	陳獻章
直臣字義	李夢陽

耻菴記	羅倫
繼拙齋記	
學說	湛若水
立心篇	
心性書圖說	
人心道心論	王鏊
明道語略序	唐順之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論一	王世貞
春秋論四	
文壇列祖	經翼目錄
	四 環翠堂藏板
文壇列祖卷之一畢	

毛詩序 卜商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翼 一 環翠堂藏板

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二 環翠堂藏板

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
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
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宣子所見蓋周
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三 環翠堂藏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
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
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
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
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
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

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王以爲制作三年文成文壇列祖 卷一 經翼 四 環翠堂藏板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有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几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文壇列祖 卷一 經翼 五 環翠堂藏板

珠璣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詞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使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敬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

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太學博士馬嘉運等對共參
議詳其可否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四門博士蘇德融
等對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
道下益將來故叙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文壇列祖

八卷

經翼

六

環翠堂藏板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莫終體之
乃人情之欲夫人止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醕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更駕之馬設
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
文壇列祖 八卷 經翼 六 環翠堂藏板
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萃
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
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泊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
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
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
日月照大明于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
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
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
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辯君臣長幼之位是禮
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

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願網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馮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場庾蔚之靈恩沈重宣皇后文壇列俎

八 卷一 經翼 八 環翠堂藏板

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庾亮熊安達等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攷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歟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卜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

朱子奢等對量定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等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文壇列俎

八 卷一 經翼

九 環翠堂藏板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入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十一 聖賢堂藏板

老於漢佛於晉魏齊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汚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

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祭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出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墜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勑爲之刑以弼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十二 聖賢堂藏板

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令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
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
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大古之無事是亦責冬
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
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翼 十三 環翠堂藏板
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
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
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
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

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
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
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
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入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翼 十三 環翠堂藏板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真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趙盾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惡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鬲鬲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便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賢喪之舜禹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十五

或翠堂藏板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單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單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十六

環翠堂藏板

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單子董子之不昧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子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單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

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單子董子能有異

者也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經義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文壇列祖

卷一 經義

十七 環翠堂藏板